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
第八回 翻新令妙語出紅妝 嘆歧途熱心遭白眼

各人將酒令規則看了，交與避月閣花寓。花寓接著道：「我們行令是件雅事，須全體用別號才別緻呢！」又尋了兩粒牙殼，安放一面西洋磁盆內，聲明以天地人我長大侯小侯定各人先後之次序，眾人都應允。花寓便由三座旁位移到第七座上坐定，伺候酒席的人，上前將各人門杯斟滿。花寓剛要拿起骰子來擲，忽然拿小手巾掩著口笑道：「我有點不過意，弄錯了卻不要又來罵人罰酒？」晉甫道：「有我呢！你請放心。春秋之義，罪不加於尊，人既是令官，我可以引例免罰的。」雲卿笑道：「這是曹操的話。花寓你要留心，不要頭髮被人割去，做行法品。」花寓笑了一笑，便拿起骰子輕輕一擲，眾人向盆裡看時，可巧是兩粒全麼，花寓道：「雙麼號地牌，兩點梅花帶雪開。」二座是吏隱，制簽又是猾吏。雲卿笑道：「你辦刑名，這猾吏正是你的屬下，不可不知。」毅也來同雲卿答話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有個人在吏部裡候補，一日，文選司出了缺，該他去頂補，本部承行書吏來同他道喜，就問他要使費錢。他仗著自己班子老，尚書又同他知己，就不去理會他。不意明日旨意下來，這個缺竟補了別人。他意謂偶爾更動，決不會常有的，下次再出缺卻是跑不去了的了。過了數月，那武選司又出了缺，前日承行的部書，又照舊來替他道喜。這一次要的使費，比前番更多。他一味的有所恃而不恐，居然一文不與。那部書臨行時自言自誤的道：『莫後悔！莫後悔！』誰知尚書開上去請補的單子，到了揭曉，仍然是被別人補了去。他到此時才有點兒害怕，連那位尚書也是莫明其故，不解其中是個甚麼弊病。再者單子是自己親開親送，難不成部書有左右皇上予奪大權的伎倆不成？不多時，部裡又出了一個缺，那位司員也不敢再去同他碰釘子。就是本部的尚書，也亟欲打破疑團，研究其是何主動力。於是堂屬二人約好了，在私宅裡將那部書尋了來，就請教他兩次更換的原因是何神手，如說出來果具特別的奧妙，除不究先前二次，此番定當如願以償。尚書也對他說，祇要明白其中的道理，決不一究。那書辦起先還不肯說，後來見本部的總憲這樣賞體面，不過意再不說了，笑道：『此中並無十分運動，向例請補各缺，都是開正副兩名，進呈禦定。那第一個正名是應補的；第二個副名是預備皇上更換的。然而皇上都是圈正名居多，祇要串通南書房的太監，預先藏一個小紅紙耳簽在指甲縫內，候尚書送單上去進呈轉遞的時候，輕輕的將耳簽黏在正名旁邊，皇上見了那簽上的字，自然會圈出第二個來，及單子發出，必定仍從他們手裡經過，再將耳簽揭去。如此人不知鬼不覺，而中傷之目的達矣！問他那耳簽上到底是幾個甚麼字？他道：『哪須用著多少字！只消病未到三字足矣！』」

毅說完了令，飲了一口門杯，接過骰子一擲，卻是一粒麼一粒二，花寓說道：「一二姘一麼，櫻唇一點顏色嬌。是個小猴牌，該翼鴻說。」便將簽瓶送到他面前，葆生隨手抽出，正是誤會體，便接口道：「從前安徽省六安州有個人，捐了一名知縣，到省去見制台。制台一時正沒有甚麼話同他談，無意中問道：『聞得貴縣六安專產馬猴，究竟有多大？』那知縣回道：『稟大人，大的有大人，小的有卑職。』」眾人聽了，都大笑起來，讚道：「這才算得純用本地風光呢！」葆生便飲了門杯，一連擲了數擲，那兩粒骰子在盆內滾了半晌，方才成色，眾人忙向盆中一看，是黑漆似的一對六，可巧是個天牌，令官唱道：「二六是天牌，春回大地來，此次該首座了！」我就不等他們將簽瓶送到我面前，立起身抽出一看，見簽上注著滑稽二字。我道：「這個難題目，這番要難倒我了！」

眾人催我快說，我沉吟一會說道：「先時花寓說金錢豹，我就說個金錢豹罷！有一個水牛要同金錢豹去認本家，就請了虎大哥去先容。老虎道：『你須要變一變形式，方可去得。』遂取了幾千銅錢，編在那水牛毛上，虎大哥陪了他同去，各洞豹王都遠來相接。不意未過數日，那牛身的錢漸漸落去，一起金錢豹就驅逐他出洞。水牛不覺發怒道：『今番逐我，不會前日莫要迎我，何前恭而後倨也？』那一起金錢豹笑道：『我把你這個糊塗畜生！前日不過因虎老大介紹，說你有幾個錢，所以暫時同你認本家；如今你已成一文不有的人了，誰還要來恭敬你，同你認本家呢？』」大家聽了，都笑的不得。

我正要飲口酒交令，不意花寓對我說：「滑稽是連二，還要費心說一個。」我接過簽一看，見那滑稽二字下面，又注著「續一篇，不願者罰」一行小字。我說道：「這個不知道是哪位拿我取笑的，我前時並未見有這麼一行字。」花寓道：「不須多說，再說便是不願，令官就要執法從事了。」我不覺伸舌道：「果然酒令嚴如軍令，還未受過孫武子軍事教育，倒已有了監軍的資格了。」花寓笑道：「你請快些兒說罷，下面尚有四個人未應令呢！」我道：「我說只管說，可先告個罪，我們席上人有花翎的不要多心。」雲卿道：「祇有花蠶有，他也不是善於見怪的人，你儘管說不妨，有我做主哩！」我道：「有一個兔子，那日同著狐狸偷遊街市，遇著一位帶紅頂花翎的人，那兔子便嚇得不得了，悄悄的問狐狸：『這是個甚麼妖怪成的精？』狐狸笑道：『到底你們是多見樹木少見人的小畜生，那頭上戴的叫做紅頂子，後面拖著像一條尾巴的便叫花翎。這花翎卻又以為貴，在那根上分出一眼兩眼，最多還有三眼的哩！這都是人皇賞功臣的名器，有了他便是大人先生，不得他就是小的後輩，是兩件不容易得的東西。』那兔子聽了羨慕不已。一日，遇見打獵的一夥人，一彈弓剛將那兔了腦殼打破，流出血來。內中又有一個人放了一枝雕翎箭，不偏不正，射中那兔子的屁股。兔子也不怕疼痛，夾著這枝箭跑回洞府，對那狐狸道：『你還不來迎接我？我拼著性命流血，騙了一顆大紅頂子來了，後來又被我騙來一枝花翎到後，就是有一件不好，我這個屁股著實痛的利害。』那狐狸端詳了半日，說道：『你不過是枝花翎罷了，還不是雙眼三眼呢！』兔子聽了這句，不覺發急道：『再要多兩眼，我一個屁股不夠換。』同席的人聽了，又都大笑起來。我便照例擲了骰子，卻是個我牌，花寓道：「我牌卻似初三月，移向天邊化赤龍，該到四座蝶魂掣簽。」

及至抽出來一看，是「時事」兩個字，他問道：「我本人的事可算得麼？」花寓道：「這才真正時事呢！但說無妨。」李春臺道：「我前日在南京的時候，城北妙相庵裡有個大和尚，想到上海去賣戒煙丸，他就與我商量，想請我替他做一篇功效歌。我問他這藥叫做甚麼名字？他說他們倚佛穿衣，賴佛喫飯，沒有一事不靠著佛，如今就起個商標，喚作西天佛乳罷！但那文辭，又要高雅，更要寓懲勸及招徠生意的意思。我便代他做道：『呵呵呵戒之哉，西天佛乳發明來，自富自強，誰新了文明世界？這佛乳麼哥，這佛乳麼芬芳味在梅花外。呵呵呵戒之哉，大家立志，大家立志，快點戒，比不得嗎啡煙質，浪騙錢財。』當時做好了，又替他格外恭維，左邊寫了『如有嗎啡以及煙質』八字，右邊又寫『死人失火天誅地滅』八字。誰知那和尚看畢，欲語不語，若有不滿意的樣子。我說：『彼此至好，有甚麼話盡可商議更改。』他道：『別處都不要緊，就是這『天誅地滅』一句，請你去掉了。我老實對你說，如今世上賣戒煙藥的，越靈越有嗎啡煙土。我們出家人和菩薩在一起住，是最容易犯咒的，那死人一層，我卻不怕，我既出家，家中無人可死，就死了也不與我相干。至於失火一層，我更不妨先保險後開店。但是這『天誅地滅』四個字，是說到僧人本身了，千萬改掉了，不要財沒有發到手，倒先犯了咒，不是頑子的！』」春臺說畢，飲了酒，拿過骰盆擲了好一會，他是近視，急切看不出甚麼點子來，花寓眼快，喊道：「有了，不用再擲了！」我一看那盆內端端正正是兩粒全紅，花寓道：「雙四是人牌，位分天地人三才，三座輪到花蠶。」

晉甫正躺在炕上抽鴉片煙，聽了此話，忙走來歸座，抽出牙籤一看，見上面寫著「龜鑿」。晉甫道：「穢氣！穢氣！怎麼輪到我，就會遇見曳尾公？」花寓聽了笑道：「錢大人，你愛嫖，多年嫖客變成龜，你自然要遇見他！」雲卿笑道：「花蠶認清了題目的宗旨，不但龜，還要替龜照鏡子呢！」花寓道：「快點兒替錢大人預備了便壺。」我問他是個甚麼意思？他抵著嘴笑，不答應我。葆生笑著對我道：「小翁，你沒有讀過《本草》，你不知道這個典故。」我被他一句話提醒了，想起取龜尿要用鏡子照的話。我正含了一口酒，幾乎要噴射出來，趕忙借著出席尋水煙筒遮掩過去。

晉甫手裡拿著一方小牙籤，梳著鬍子說道：「我聽見有個嫖客帶著萬金，在一個名妓家裡嫖光了，但他那二人雖是金盡牀頭，然而情絲未斷，名妓捨不得他，他也捨不得名妓。不得已降格相從，做了一名男班子，他們綽號叫做『打老粗』，以圖久聚。誰知未過幾日，那名妓又接著一位恩客，十分要好。前首的客人看在眼裡，已經有點喫醋，然而屈於無錢，又要寄他籬下，不敢發作。」

有一日晚宴，座中祇有名妓的母親同著名妓、嫖客三人，他們一時高興，要行個酒令，那名妓的母親便欣然應允，頭一個說道：『春滿屠蘇把酒節。』名妓道：『農家恩義人人愛。』那嫖客聽了，把桌面用手一拍，大聲說道：『我萬兩黃金都不惜。』祇有三句。新嫖客忽見舊嫖客著打老粗立在一邊，就向他問道：『看你像貌倒也清秀，可會續一句酒令否？』那舊嫖客聽了回道：『怎麼不會？』隨即伸出兩個指頭笑道：『來年一對打老粗。』

晉甫完了令，拖過般貧盆一擲，正是兩個三點，花寓笑道：「這回是李大少爺了。」便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牌六點巧相連，小三元接大三元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花寓好一個小三元接大三元，各賀一杯！」雲卿便照例拿過簽瓶，見那瓶內只餘了兩支牙籤，他一面搖著瓶子，口中說道：「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這兩支中揀我肚裡有的發一支，千萬保佑我莫要交白卷。」我笑道：「豈有大小三元的人會交白卷的道理？」雲卿道：「不相干，我前年點進士的那一科，一位同年就是交白卷中的舉人呢？」

我正要朝下問，忽聽花寓催他交令。雲卿抽起簽一看，是「飛觴」，下面還注著合座飲一杯，於是大家飲了一杯酒，聽雲卿說道：「一位村學究同著一位財東、一位政界中人三人在一處喫酒。忽然天降大雪，他們三個人便開了要聯句，還要特別聯法，做六個字一句的詩。那學究便先開口吟道：『六出飛花落地。』做官的接口道：『正是皇家瑞氣。』富翁說道：『就下一月何妨？』三人說得正在高興，不防門外有個乞丐在簷下避雪，聽他們三人所聯的句，未成一韻，且雪下一月，與他大有不利，不覺仇怨應聲續道：『放你娘的狗屁！』」眾人聽了，都笑了起來。晉甫道：「罵的痛快！誰叫你出奇出格的要行酒令呢？」

花寓道：「這一支籤也不必掣了，好歹是我收令。」便坐下來吸了幾口水煙，說道：「我三年前有個客人，他對我講，他從前在大內裡當差的時候，一句話弄了三千銀子呢！我問他是甚麼話這樣的值錢？他道：『有一位從州縣起家薦昇到督撫的這麼一個人，到京城去陸見，不懂內廷的體制，那襯袍穿了一件荷色夾衫，他說紅紫不可為禮服，況是朝覲大典，穿上必定有處分的。其時皇上將近御殿，倘要回寓重換，是萬萬不及。那人就沒有法子，對著他哀告，他法子倒有，卻不肯賤賣。後來那人在身上靴筒裡摸出了一張三千兩銀子彙票來送他，他才教給他將那夾衫脫下來反轉身，裡子朝外，一轉移間，不是一件絕好的玉藍色襯衣麼？後來那督撫雖然後悔，卻因他是內廷供奉的人，沒有敢奈何他！』」晉甫問道：「依你說，他在內廷供奉，到底是個甚麼官？」花寓道：「據他說是個太監。」眾人聽了都笑將起來，我道：「是太監不是太監，月翁你自家都該知道，又何必用著據他說呢？」花寓轉念一想，也大笑起來，小臉兒漲得通紅。

眾人又飲了一回酒，談了好多閑話，那外面業已月光滿地，伺候酒席的人，便點起燈燭，我隨意喫了點東西，各人散了席，一同告別了花寓回署。在路上向眾人道了謝，又談起避月閣的人才情，即是隨便的兩句韻語，亦自吐屬不凡，且與雲卿更為留意，說出來恰合身分，不勝羨慕之至。晉甫道：「花寓本是揚州的一個舊家，聽說他的祖父還是中過鼎甲的呢！自小兒就詩詞歌賦，無一不精，連八股都會做。他常說：『這時文越做越薄，恐怕是件不有大壽的東西，快要到絕命的時代了。』因在上海揚幫不大得意，才到安慶來的，你要愛惜他，我可以替你介紹。你就再過幾時，再動身如何？」我笑道：「晉甫直把我當作色鬼了，豈有請朋友來赴席，會割起靴腰子來的。」雲卿也幫同我說道：「天下盡多美婦人，何必敦敦在此？小雅倒不是這種人，晉甫也不過說了玩罷了！」說著，大家已進道署宅門，各回臥室。又過了幾日，我就辭了我年伯以及雲卿、晉甫諸人，搭了長江輪船，第二日下午即抵鎮江，尋了一所沿江邊的客棧住下，向賬房裡要了一張到廣東的船票，船名叫做「江南」，是只運米的商輪。我上了船，頭一二日尚覺平靜，不意到第三四日上，風波大作，那只船異常的顛簸，坐臥不安。他又沿途卸貨物，不能直達，我心中不覺煩燥起來。忽然聽得人說船到香港了，便有船上的茶房來艙裡知照客人們：「可有鴉片煙膏同煙灰，快點兒拋下海去，這裡是外國地界，鴉片煙是歸官賣的，查禁得利害的很。倘有人私下帶了一個泡，要罰五十兩銀子呢！」旁邊有個人說道：「不錯，前年曾記得有個新科狀元，由廣東打抽豐回來，路過香港，因為行李裡頭帶了拾幾兩大土膏，被外國人查了出來，罰二千兩銀子，還押了一禮拜，後來廣東制台再三電保，才肯放的呢！」其時雖是四月清和，那天氣已十分炎熱。我一向聽人說香港是廣東第一重門戶，就走上艙面一看，天已薄暮，那山勢不甚清楚。但見明星萬點，高高下下，蜿蜒曲折，勢若長蛇。我看了一會，心中暗想：這個地方不是為從前林文忠燒禁鴉片煙一案割把英國人的嗎？可惜禁煙是一宗善政，只因有奸邪在內，忠臣不能成功於外，致被英將義律所賣，卒至圓明園一炬，咸豐帝率兩宮後妃妃皇西狩。僧王格林沁亦以是役守八里橋失利，通州繼陷，遂使咸豐帝崩駕熱河行在。南京一約，實開我中國千百年割地之機，而我大清皇商絕嗣之問題，亦因之而起。（光緒為同治嫡堂弟，橫承大統，將來若為同治之嗣則光緒心無後；光緒有後，則同治必絕嗣。總而言之，任憑若何，都有一代皇帝絕後也。）將來設遇海疆不靖，變玉帛為乾股，香港海權，彼既與我公共，何難守以炮臺，扼以戰艦？航路一失，則外省協濟，礙難直達，將軍勢不能從天上飛來，而廣東全省必致受坐困，莫大之影響，良可浩嘆！

我正在那裡杞人憂天，猛聽船上氣笛嗚鳴的兩聲，又接著機艙裡鋼板噹噹響了兩下，我知是大車發的開輪號令，那只船已慢慢的離開原處，不一刻又照前一樣的颺播起來。所幸開的慢輪，過了香港，海浪也漸漸小了，所以比前稍覺平穩。我素患暈船，只得扶牆摸壁的回房睡下，拿了一本《唐人說薈》的小說，就著牀前的煤氣燈觀看，不沉沉睡去。

及至醒來，耳中人聲嘈雜，已擠得一艙的棧夥挑夫，同各種賣水果喫食的人，都是語言啾啾，一字莫辨。過了好一會，有個人手裡拿了一卷紅紙走來問道：「你先生可要住棧麼？我們是廣第一家有名譽的客棧，內有高大洋房會客廳，以及茶水伺候，比別人家格外週到的。」說著，

又遞過一紙棧單。我聽他好是鎮江人口音，便將行李各件交給他經管，把那棧單展開，約略一看，見上面寫的話，同他口中所說的彷彿相似，高頭印了「長髮棧」三個大字，旁邊又註明「阿根經手」四個小字。我便問他道：「你可叫阿根麼？」他道：「正是！小孩子叫阿根，你先生請放心，這裡廣東官場同幾家有名的鄉紳闊少，都要我伺候的。如前任閩浙總督何小宋何大人、禮部尚書許筠庵許大人，皆是我辦的差事！」我聽了那許筠庵，我卻認不得。但是何小宋三字，到了我的耳朵裡，著實晃了兩晃。及至細心一想，哦！我暈船暈湖塗了，這不是我父咸豐王子北闈中舉的房師嗎？他正是廣東人，等我見了表兄，問著再去拜見談談，也是好事。

不多時，阿根已將行李捆好，僱了劃船，由珠江一直送到長髮棧後門廳上去，揀了一間客房住下。明日，我就僱了一乘小轎，抬進城，先到翻卷衙門號房裡一探聽，知我表兄住在個甚麼無良街宦海巷。我再走上暖閣兩旁一看，見那翻卷大堂西首鼓架旁邊，還有一方紅地金字匾額，上面是我伯父的名號，文是「德及膠庠」四字，寫著昇授福建巡撫廣東布政使司補帆大公祖德政，下首是「應元書院肄業門生頌」。我看了，才明白是從前我伯父在廣東藩司任上捐廉創建一座應元書院，那起考書院的士子送的。所以用「應元」二字者，取其我們曾祖式丹公，曾中康熙某科狀元，預祝在書院裡肄業的士子，也將來點元的意思。記得這書院落成之日，我伯父還撰了一副楹聯，全文我記不清楚，只知內中有「天樞北斗耀文光」一句，可巧就收了一名狀元門生，名字叫做甚麼梁耀樞，可知事有前定。

當下徘徊眺望了一會，仍坐原轎到我表兄的公館。門上人見我是本官的表弟兄，又是家鄉人，就讓我到客廳上坐，拿了名片進去。許久的工夫，慢騰騰的走出來，對我道：「太太說，擋少爺的駕，我們老爺昨日出差去了，叫問少爺此番是從哪裡來的？到廣東有何公幹？現在住在哪裡？候老爺回來，好過去謝步！」我問他道：「我同你們主人是自幼兒的弟兄，此番特意由安慶來探望的，你替我請請你們太太的安，說我就住在城外長髮棧。但不知你們老爺幾時者得回來？」他道：「這個卻不知道，出差的事，回來遲早是拿不穩的。」我又央他進去說，老爺既不在家，好在太太我們也是熟的，不妨請出來談談。那門上人不得已又進去，我號志看見屏門後有個女人影子一晃。那人已經出來，低著頭對我道：「太太也有點感冒，不能見客，請少爺改一日再過來罷！」說畢，大有不耐煩的意思。我只得坐轎回寓。

一連過了數日，不見動靜。我無法，只好將遠涉重洋，來尋他設法謀幹點事做的話，備細寫了一信。那日又進城去，公館裡人

還是說老爺沒回來，我就將那書信交與他，請他呈上去。誰知一過半月，依然雁杳魚沈，毫無影響。我再到公館裡探望，見那書信仍是插在一面信架上，緘識如故，並未啟封，祇是多了一點灰塵在上。我看了，心中勃然大怒，要想發作幾句，轉念一想：「這決不是他們做奴僕的人本意，必是仰承主人的意旨，卻也難去怪他。」我也不再同他們多說，忿氣出門。剛轉過一個彎兒，對面來了一乘藍呢中轎，一柄紅傘，四名親兵，那號褂是黑香雲紗，紅字上寫廣東善後局親兵。轎內坐的那個人，臉上戴了一副生開茶鏡，兩眼下面，卻被扇子遮著，看不出老少。我急忙站在路旁，讓那轎子過去。及至他走過，我才醒悟過來，那個人號志是我表兄。一路走，一路想，越想越對，越對越想，我心中甚為悔此一來。早知道他一入宦途，就將從前患難情分忘記了，我又何必來自尋苦惱呢？這不是合著一句古語「求親反疏，求榮反辱」嗎？再等我回至棧中，已是天色微黑。一進棧門，那賬房就笑嘻嘻的迎將上來，拱著手對我說道：「今天我們的敝東有個朋友，到棧裡來談天，偶然看賬簿上尊名，托兄弟動問一聲，閣下可是江蘇寶應縣的人？他說是有個恩師與閣下同鄉，要想過來談談。順便問一問他那恩師的後人目下境遇如何？可有發達的沒有？」我問他：「你們令東的貴友是個甚麼人？」他就拿出一張名片來給我看，說：「是那人存下替閣下請安的，約定明日上午再過來專誠拜謁，托我先行轉達一句，務請你在寓少候一刻。」我就接過名片一看，正是：

人情歷盡秋雲厚，

世路行完蜀道平。

要知那名片上是甚麼人，下回再說。